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六

新淦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少端靖有大志年十四習門聯業已有勉勉仁義之語弘治中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閉戶讀書庭無襍賓居朝市宵如也會朝廷起章文懿公懋爲祭酒以家艱辭詔文莊補國子司業攝學政以需文莊見學規積弛士放逸競差撥慨然曰造士莫先於求放心非束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寺奪以鎮

之不能持三者甚力六館肅然所獎識士後皆爲名人比文懿公至深敬信事咨諗而後行明年請省侍已乞終養閹瑾以給假違限奪官瑾誅復職上納忠疏留中遷吏部左侍郎會　世宗初政先後冢宰以讒罷攝天官篆時臺諫爭洗瘢瑕爲彈擊務薦揚爲功文莊別忠邪白功罪務得其適咸翕然當於人心與廷議衆論紛厖徐折以數言無不厭也所以維持國論扶植善類調劑甘苦者爲多陟南吏部尚書尋改禮部懇疏致仕去文莊式古訓篤學進修有序動靜有常節恭儉莊整無閒

隱顯平生無戲言亦無支辭接人禮恭色粹處事
整暇當官持正重變通有難進易退之節居家業
崇先厚族率勵里閈教子姓一之於儉約忠信辭
受語默纖悉必謹仲子珝入銓選太學士嵩故出
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曰安義若命姑任之冷煖
溯南決非人力能爲也晚歲謝人事坐卧學古樓
覃精理性之學風雨晦冥不忘所事著困知記闢
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
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
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都御史張岳疏請存問

以爲欽順正道正學幸　上尊禮風勉縉紳學士
歸于正　旨曰可追疾病宴坐如平日遺筆詩兢
兢臨淵履薄之語可以觀所養矣諸困知記大端
言千聖相傳惟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
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
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
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格物致知以
至之則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
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
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

理之流行所謂仁也又言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不可混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今不知性之爲理而於禪學中認所謂昭昭靈靈者當之無惑乎縱心任情顛倒迷錯而自以爲良知之明應矣於闢時學最切其書三卷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者氣之神明性即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滑於物而違理矣

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即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

然文莊峻學防時之意則遠矣

崔文敏公銑字子鍾一字仲鳬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叅政歷官廉慎恤民隱有古循吏風銑少而慧特長嗜學弘治未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潛心古學正德初閹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之史館門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諸白面書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令練政理改南驗封主事瑾誅復翰林時 武宗頗以逸豫棄萬幾而時事大棘銑大

慼之奏記大學士李東陽言竊聞忠君者遠不間其誠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也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湛聽聞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郤已伏惟執事好士容汙若將弗及寸材尺羨未甞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矣將不起必斥而弗信

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洗然而淚下矣何則子弟父兄至戚也其言必不用國醫識精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竭而用加修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復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内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耳況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大者又百此乎今九

重之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　先皇澤流而望尊　先皇大漸執手涕泣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著綦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父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礽政調和瑾扈翟弊更化人告累矣然猶未饜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留中繼聞請歸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不合迹而底績善始而不

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盖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盡而聽者情不逹勢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剴難而復易善存而悪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而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則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三客駭而共圖之卒以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古

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
之也彼誠我聽則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
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
而獲遂夫立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
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職不缺不然使
至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
計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材行介而內信學深而
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金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
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眞毋以麤率棄其直毋
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實使部薦其監監

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恥表節嚴其
進黜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
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詳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
引以自輔使之從慂盡其咨議不無裨也夫周上
需而繫民心者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
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
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
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死者何不爲矣夫盜者擾之靡靡英雄因

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廩唐併庶官令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納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紈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晋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晋厚結民心精治士民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邉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

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内任倡者利鈍
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獘出塞者必求助非
深服其心而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爲趙守
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
牛馬犬豕有誤入此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
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
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譏者遠而
惡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譏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
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

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於
敢俯伏冒台嚴謹伏斧待罪尋引病去嘉靖初以
史事召尋擢南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
體日衣冠坐東廂對諸生問難時大禮議起銑上
疏言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
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
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
蕙以下獄仰惟　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
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己意亦易其有極
疏入罷歸久之以少詹事召兼翰林侍讀學士遷

南禮部侍郎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營表者下銑覈實銑至相度以爲事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誣　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弘德間士厭明文沿宋習靡泛欲振起之宗秦漢之作而論學亦異說蓬起浚精於象數起損於高虛於是文敏乃大遂研於六經尤深於詩其論學及經刊詭通達政體而清修介操及終老不渝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又久失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

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
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因夫子之贊明二聖之旨以
貞變而正其履傳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
宜而易之要也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
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
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
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
乃有與畧於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
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
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理之常新闢世可

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全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然風傳俗書裔制飯器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之由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大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故次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

思開小雅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録桑中衛之淫昭矣録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衛鄭王陳曰風之亂莫大乎鄭衛次則王陳衛自內嬖鄭由莊公不允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大姬好巫三綱斁焉夫衽席之私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召侮於夷狄傳譏於萬世故

君子愼其獨焉論檜曹曰昭先生之澤也亂極思治人心不泯矣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故諸侯橫王室微伯圖興王迹熄大夫强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也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獘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内

政民矣故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其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晋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焉書始堯典與咨於四岳終於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乎今文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摹也古文諄誨復言後人可放依也或以今文爲伏生譌言則殆不可句矣此爲申古文而罔之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

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
裁世變議本末又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
文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巳其
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横侯政夷而國瘦無能
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
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盗而巳夫子删書與
詩文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
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説者求竒競傳刻核於一
字末哉末哉以爲魏晋以來天閉道也矣王仲淹
獨言宗論語述準上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幾

旨則獻其謀欲亂則退而懷諸其續經于中說出後人附潤消之量其旨類分三篇曰內曰外曰襍而取義美文馴者爲內篇作中說考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巳而絜衆譬者替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約哉正公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合內外謂理性即命一天人也大都敷闡儒教平切易行可名朱之一經述程志述二程文略以爲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於絲毛發道指諸掌

闢邪如抉其肺肝然毋毋讀一篇輙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述晦庵文抄退處相臺者十年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畧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命之曰数卷樓省身履事準古驗今乃剳記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貶見作士翼四篇以為由漢而下史記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才知人申其辨而詭誕害教浮華無用者錯

列而兼存辭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乃慕王氏續
經之意取漢帝伐楚之告迄　皇祖攘夷之檄表
作者之志俾覽觀者上悟天運之因華下究人道
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
豫塞禍源末由治軌作文苑春秋以爲三代而上
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
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聚舉曰
重輔曰循階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
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循古咨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之
可久其士翼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

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巳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巳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濬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

日月是以切已求要之爲貴其論經曰莊子稱易以道陰陽未知易也夫易陳人道以前民用彖爻所象建侯行師利見括囊之類豈玄談耶大人遇以立政細民得以決事君子精義而立道小人怵害而消惡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夫子繫傳乃推人道之原故及於隱賾韓愈稱春秋謹嚴未盡春秋也春秋記人之善全人之恥誅人之意逵人之恭是故公薨于齊書葬夫人如齊諱故公孫陽州非自於臣齊仲孫來沒其覘國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夫日照雨潤霆擊霜折彼蒼於穆之體

何與焉又曰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君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之述史者幾乎豈甞其忿懥之用耶有病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者作喻問辨告之略言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綱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折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救陂行而伐私

情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夏蟲疑水君子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朱衰而人駁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傳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戕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鄙其明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滄曲畝則迷其源況乎復言而慢禪說而詭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

悼知音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其自任如此文敏學主質言篤行故易厭圖象忘其源文嗜高古故書主今厭古又性本剛毅意抉邪衛道多詆訾頗不盡得其情云始文敏遊大學時與三原馬伯循理安陽張仲修士隆及高陵呂仲木山右寇天叙河南田汝耔等相切磋於學學以明經修行爲的毋慕高虛溺訓詁毋眈辭采毋陷利與名一意洙泗爲師故後皆有成是時仲修獨持論言諸君日端默戢戢以謂能閑其心矣然必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

合內外之道也衆心不謂然又數年馬伯循始大以爲然而文敏以爲成我以履實之學者仲修也正德中朝臣或以門生或以鄉里知故附大臣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選又以女字少師孫少師爲劉瑾所逐良即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以御史疏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小人終必負已早絕之而皇皇延正人也甲戌內宮災士隆疏言 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薊盜之亂曾不之警而興居無度昵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於肘內宵夜

宴遊煙燎外見朝廷大土木權右競豪侈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名之進貢鄙猥無聞者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疲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如張璞則獄死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莫知之也臣竊爲陛下危之繼自今宜克慢絕滛早朝親政與講官師保剌經論道考興亡之故皆關國大故坐糾劾論判晉州稍遷漢中守僉副使卒仲修內行甚敦篤友誼有終遇勝巳禮信之如師爲御史持賦吏甚急曰天無歲不生財今民貧官空財奚之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患無兩不足之理蓋侵漁者衆而莫之
稽也故所至吏清其卒也文敏大慟惜之是時深
州張璉伯純壽張殷雲霄近夫皆有遠志自經而
下惟程朱是宗璉嘗言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
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
哉著蓬言若干卷知尉氏改宜陽課農興學旌良
黜否爲御史迯璉罔以罪無驗出僉憲河南忤都
御史張某下詔獄事白忤柄臣奪官雲霄少好禮
治父喪秉禮既卒服始冠而昏必於禮後又考訂
古今祭禮而謹行之故魯人多執禮者舉進士請

告歸作畜文堂聚書讀之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抒情表志以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後病其大博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然早夭官至給事中爲人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夫之耻不善不啻負穢文敏銘其墓曰嗟吾友行如璧文孔曄明有儒垂世楷

何太常粹夫瑭　馬三原伯循理　王司馬浚川廷相　魏莊渠才校　夏敦夫傳侯補

皇明書卷之三十六

皇明書卷之三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張文定公邦竒字常甫鄞人也少沈深好讀書少長游神高朗恥與娖娖者伍弘治中舉進士高第入翰林讀中秘書益慱閱作觀頥録朝夕紀過以自勅正德中乞歸養家食藜藿不厭起湖廣督學自免歸覃精載籍有終焉之志嘉靖中進春坊庶子兼侍講作昭事録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廸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

吏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
調諸所銓註徙徙位已上洎如也巳乃兼學士掌
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
帯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尚書卒户部以國經
用不給議鬻爵度僧邦奇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
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
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塩法屯田二事以上 肅
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圜丘方
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邦奇議主合而極推
高祖敬天祗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 上以

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邦奇喜作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其觀頤録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什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巳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録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

言出汝口纔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録爲自欺人之欺巳巳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于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巳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歛之而巳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巳矣於是收歛於至密

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是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文定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懥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

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
而巳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
所有而吾心之本體𪽟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
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
者以静歸佛以虚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
言及静虚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
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盗也瞬目而不敢一
盼豈不悲乎是時王文成以論學名世悦文定温
恭而慧也目以爲聖賁文定以編修歸省問贈言
時甚少文成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

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文定知其且心攝之也報之言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乎哉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八

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
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
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
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
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
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知天則不知
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
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
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
甞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是時已凝然自立不惑如此文定靖共含和清儉博達虛懷泛愛而人不忍欺夷易温恭而非道非義不苟處也時時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剔玄暢

讚其傳可必云王文成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文定與鄞人聞冢宰淵余通政本汪都御史玉友厚善沈思力踐殫意於古淵學而卒各有以自立也淵自有傳本進士及第入翰林充經筵官正德權奸迭擅國屏文事不用本疏指切不見用乃疏乞補儒學官便養以自效當道難之擢提廣東學官毅然以釐俗作士為已任恚巡按毛御史鳳不法舉劾之毛遂相詆旨即訊毛落職去而本内艱起復復故官提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天宇嘗曰吾毋有舉措或沉吟未決

思子華之風即爲沛然蓋壯其臨義必赴若鷹[illegible]瀾趨莫或回撓也玉才高負勁氣沈毅重厚以副使偹兵臨清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以都御史整飭薊州邊見西北邊彫耗賞將官掊尅所致請甄别賢否明賞罰以治軍性剛正見柔佞者疾之雖仇讐不爾痛也已有過雖纖芥不自蔽云

張襄惠公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弱不好弄端凝如巨人舉進士官行人　毅皇帝不豫卧豹房與閹豎三數人同卧起自兩宮而下皆不得問闈中外以爲憂岳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

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與廷杖調南國子監學
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
之帝無主名大學士孚敬欲遷合當之岳曰是不
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
張孚不聽議上　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時孚敬
首以議大禮結主知不謂見出岳下甚忌之欲羅
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
七人衆廣東鹽課提舉歲餘起知廉州廉荒鄙寡
文學不力農岳煦嫗撫字教之以田作興學造
士躬爲講授省里甲浮費嚴珠池厲禁三年俗丕

變士翩翩有中州風安南亂絶朝貢朝議將討之
岳疏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乃其自相攻殺不
足爲用兵朝鮮李仁桂據高麗擅命群臣請討
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吾取其
效職貢不侵叛而已故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
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所封土也君牽於文儒
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然　高
皇帝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遂定今爲夷狄
故勞師萬里討其賊而定之非中國之任也又亟
覆以天下大勢財用盈虛兵將強弱具言其不可

狀疏入不報則治兵食立營堡討王師所從入水陸道里之畫以待事會遷去而莫福海遣人扣關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語聞詔叅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罷萬諸洞畢破之 上再賜金幣尋以僉都御史撫江西屬歲饑設法措賑節紓其財力奏留京折銀伍萬兩助賑又請折正兑米数十萬石民饑不聳詔爲大學士嵩建延恩閣供費僅如式嵩致書謝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又節大學士言工築費言謝曰愛人以德擢右副都

御史督兩廣軍討封川融懷馬平諸獞悉平之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召入爲刑侍郎御史南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郎而兩廣總督不可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連山以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卒于軍事具邊防中兵尚書聶豹爲列上其功贈太子少保謚襄惠蔭子賜祭葬皆中降特恩方鎮沅時邊臣競餽遺用事者以自全而岳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諷之少貶岳曰無以爲也寔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已

爾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卒先四月有大星殞於東南云岳長身玉立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精徹隱賾一時巨儒皆出其下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學以宋大儒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爲籠罩儱侗排之甚力一時賢智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卽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焉矣其文章氣象宏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

覘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爲深所著

書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皆有

裨世教藏於家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志聖賢之學潛修深

造篤行慕古正德初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時

閹瑾用事以公同鄉先致幣欲致之卻不受瑾數

欲引自近公不應瑾怒欲中以危禍引疾歸杜門

瑾敗復官上勸學疏及應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嘉

靖初召復職上疏請溫尋聖學奉詔修省以十三

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事大臣宰相之職議大禮

下獄廷杖左遷判解州既至勤政惠民勸學興禮轉南考功郎解士民泣涕攀送不忍去陞太常少卿革教坊俗樂四方士趨講下問學者殷勤開誘引接無倦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而公一本之於躬行語學者安貧立志而括之於慎獨六經四子探討精確皆體驗自得有前賢所未發者轉國子祭酒教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郵患風教大行陞南禮侍郎士人就講於祭酒時不異也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鄉人哭爲罷市弔者千

討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致哀公嚴肅端儉篤敬尚禮以誠敬自度及接人則和易可親言必由衷行必由道其確然自守人以爲合宋程叔子司馬君實爲一人云

許莊敏公誥字廷論襄毅公子也幼機神警朗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慷朗明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延綏倉劾中官出督者貪縱狀邊人懷之正德初襄毅入本兵誥引嫌避言路改翰林檢討閹禍作矯旨奪襄毅公官并竄誥全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閉門掃軌潛修遂覽

受徒論道泊如也以交薦起爲尚寶丞復引病歸
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參議一時江南人士
爭趨講席問質傾心焉已被薦起翰林學士入侍
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如指掌
上甚嚮注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
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
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
酒事詰弘奬風節絀華抑競以經世爲士筌以尊
德爲學軌一時人士翕然孚化之太學生有遐方
旅櫬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名字漫滅則出公帑金

購地葬之賙其貧窶弗給者數拾人奏罷教職不
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
情中節而和即用人行政咸順天和　上嘉納初
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　世宗即位撤曇聃像
易孔子像以木主詰因爲上具言皇帝王師之統
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八師正禩東向周孔二師陪
禩坑向如詰言講中和　上說曰以己情適天下
至治哉詰頓首曰幸甚孔孟設教多治情蓋性靜
情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始可用力耳侍臣講無逸
殿宴豳風亭詰具言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

中宗以天命度其身治其民故無徃非天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曰善擢吏部左侍郎屬百司入覲疏清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擢南戶部尚書未幾卒諡孝友仁厚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十年毋臨諱必哀又學于張僉事張卒于南貧莫葬也爲葬之又恤其孤娶事襄毅公雖宦學成臬臬如也惟謹上塚必愀惻不怡其治經折相沿之臆言獨出已見謂宋儒分理氣爲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所著補通鑑正圖書源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王司馬

廷相稱其弘益道術體認精確侍郎銑稱其援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云

約論曰　明典　天子表章宋大儒所注經著令甲取士學子嚮風遵習視金科玉條尺寸弗爽貸而風俗質醇弘德間文治洽洽而賢哲輩出玄索淵造邁往獨詣各往往不株守程式矣非其相反造化之盛德曰日新適燕越者殊土風登恒岱者異海觀夫焉可強哉故夫天地睽而事同山澤睽而氣通學者守一致而慮百遵殊途而歸同可以語學矣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也少有慱識事奉常魏

恭簡公校受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可學三代之治為可行冥心潛思閎覽博物尤篤好周禮蓋周禮之廢久矣宋儒胡仁仲宏近儒季明德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數十萬言而俞壽翁吳幼清以為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取而更次之何司寇喬新舒翰林芬陳中丞鳳梧各以其意為訂次應電嘆之曰是謂諸人之周禮可也豈周公之周禮哉乃覃研累十數寒暑先求聖人之心遡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即細而繹大以為百

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而合也嘉靖末以兵燹家燬困甚乃西遊吉安就羅中允洪先訂正之洪先宿學斤斤少許可又頗留意於靜慮薄不省後五年與居遊久乃稍稍讀其書禮敬之有異同爭詰至累日不解蓋三月而後忘言歎以爲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卽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煽搖其中而夌駕其上也於是陳翰林昌積首以師禮事之中丞何公遷爲刻布未訖工胡莊肅公松撫江右好其書卒刻之而書行其自序曰周監於四代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

收藏之彌綸宥密如上下四方之六合六缺一不合也以治教禮政刑事卷舒而闔闢之如六辦具而花成辦不六不成也大而王躬后宮進而朝廷圻輔遠逮五服四夷下至于昆虫草木皆六官共聞其政六職共理其事錯綜聯絡如束物之六札札不六不固也故一職修可以扶顛持危撥亂世而反之正六職修則天下大和萬物咸若矣是故天官之屬凡六十王者奉天道以理天下曰天王冢宰佐王以奉天曰天官是故王宮后宮之事宰無不統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

主內政及后之左右也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宮室也典婦功主女紅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無一事一物或出于他門違于式法者所以俾王躬及后世子率由乎天道也萬物皆天物故主制國用百官府皆天職故主統百官天下事皆天工故主贊王聽邦治而太府司會則贊其治會其職者也天官於虞爲百揆六十屬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之屬七十五地之道主任養萬物地官之道主教養萬民是故四民異業而同教六鄉多士故卿大夫而下庠序之教詳六遂多農故

遂人田里之教悉司市而下以教商冬官以教工師氏保氏主輔導王躬而教其左右司諫司救行畿內之民而教之者也地者土也載師任土者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國邑分土也門關守土也倉廩土所出也虞人若上下草木鳥獸牧人蕃育犧牲土所産也虞廷司徒掌邦教后稷布百穀益虞而周禮並屬於地官成周時距洪荒遠地盡闢得兼之也諸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之屬六十六春主和宗伯掌邦禮主和同天人之際曰春官禮秩序皆天命天府奉若天道也禮莫

大乎奉天大卜答人占夢祥祲馮相保章聽命於天也典命典瑞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敘也鬱人司尊彝司几筵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詞也諸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播樂以和禮也兼教王世子及造士於禮樂世婦內外宗教六宮以禮也送死大事家人職器專其禮也虞廷命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禮合于宗伯六十屬合敬同愛春生象也夏官之屬六十三夏萬物盛長大司馬掌邦政主天下之大事故象夏量人邍師制畿封國也職方氏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

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四者政之大者也政者正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正百官也九伐之灋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馬其乘畜車止爲環衛行以載者也有司甲司兵司弓矢以修之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以駕乘之戎僕主御司右爲右射人主左以御之環人挈壺皆事于兵者也兵莫大于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國者也兵莫大于防微愫方合方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撣人消患

于未萌也司爟主火夏氣也弁師首服夏象也六
十屬使萬物各正品物咸亨之象也秋官之屬六
十一秋以灋則夷萬物司寇掌邦刑亦法則夷物
故曰秋司刑以定辠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
繫司厲以收奴掌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
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隷禁殺
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
修閭御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
皆禁於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司民掌民數何也主
刑者民之司命當好生以爲心殺一人而民斯

訣也刑敢不愼乎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灋則
駁圻內也大行人掌上下邦交之禮使各止其所
和莫大焉是秋之德也又主以刑詰四方冥氏巳
下十二官施灋刑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
舜命皐陶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俾作士蓋兵刑
兼掌之周禮刑屬司寇兵司馬專之蓋中古政刑
繁勢不得不分也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
物各正性命之象也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
邦土天下之治所由成故命曰冬官冬官職屬今
亡考工其一屬考工記其經記也天文室壁未有

土司空土公二星主水土殃咎司空象之故冬官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土官之從民者當有善景相觀卜以疆理四方如召伯之世執其功者當有工師統營造諸工當有梓人統制器百工如記所云者夫百工之用財至夥矣不澮則濫不節則淫而器府呈象於天故冬官屬當有器府與九府並是百貨之所通也天東井主水衡地官有川衡澤虞惟獨主厲禁財賦故冬官屬當有匠人主決濬治溝洫通津梁如記所述者是水土之所治也冬狩曰大閱於軍禮爲脩天文壘壁陣見娵訾之

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壘壁氏主營陣之事王時巡自東岳抵南歷西冬北狩而一　終天文河鼓閣道見玄枵之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其官掌巡守之事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禹作司空六府三事允治惟乃功其事也冬官屬當有官總六府而考其功書立政有準人準者法也取水取繩取平直之象也冬主水當屬之冬官齊律度量衡與夏官量人　聯其職冬主閉藏禮有奄夫當屬之冬官掩閉室廬收藏積聚以封守鍵閉爲其職冬主史事古有柱史左右史以記事當屬之冬官記言記

動記邦之大事與太史御史聯其職北虛危主死
喪水五行屬冬于動物屬潛鹽水所自出而利博
宜皆有尊官司空主之空之言空也相天下之勢
所空缺而修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作冬官補
義夫天萬物之祖也懸象著明而品類畢陳矣豈
獨冬官五官皆法象於天是故天文在朝象官在
野象物多不可損少不可益南不可北左不可右
是六藝之旨歸王道之權輿列聖所取衷焉而不
違者也是故中垣紫微王大內也上垣太微三朝
也六垣天市市也兼國中矣禮中王國以爲宮前

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象於紫微天樞天極天子為天下樞無為守正而四嚮拱之象此者也五帝座即王五寢華蓋覆之環之匡衛十五星宮伯所掌八次八舍為王宿衛周廬者也勾陳句四星天皇處其中王者聰明睿智而前旒蔽目紘纊塞耳恒居隱以主顯象此者也天乙司戰鬬吉凶太乙主陰陽水旱是帝天之神也天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是帝天之德也尚書主出納王命為王喉舌內史太僕象之柱史左右史也四輔師保氏之任王之友臣也六甲

主布政授民時太史象之天柱主晦朔晝夜之敘
馮相氏象之御女文御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
善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
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爲七政樞機是道揆所出執
其臨制之柄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勢不欲明
古宦官竊柄而勢明因遂爲刑餘占輔一星大臣
象也有三公三師所以襄王於天天子臨而不臣
者也舍是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文昌位斗上欲明
王者敷文命于四方法文昌也天理居斗中欲暗
王者神武而不殺法天理也太陽乾德天象與

昴太陰坤德地象相爲配者也君道主剛有玄戈主斷有天鉞主威罰方伐暴亂天棓其前驅也天牢貴人之牢有八議故以不見爲善內階升降之納陛天鈎輿服法駕象也天厨內厨掌王后之饌屬膳夫內饔及饎人天床女床則六宮枕席牀第之司也八穀農本務天生德扶筐后妃親蠶之器列內垣王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故象之也傳舍主四夷驛館不欲明明則胡兵入太微兩垣凡十星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若端門是天子之九門也五帝座天子日眡朝之位太子儲

嗣從列焉有幸臣小臣御僕之象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皆列象其中有三公九卿常朝者也有五諸侯五方諸侯之入覲者也謁者司士象擯諸臣特揖旅揖者也內屏王宁扆常陳其儀衛之仗也畀國神器台國大臣大尊天子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屬明堂標布政之宫靈臺所時登眺望雲物而伺禨滯者也天市兩垣二十有二星象王畿垣中侯星則畿內諸侯也有帝座象王親治其畿內有市樓司市市所涖思次也斗斛帛度列肆車肆屠肆皆列象其中其宗星亞同姓

及子弟食采畿內者也宗正所以敘玉牒正宗法宗人卽都宗人家宗人治禮事者也女牀后六寢后六寢在天市何也王主天下之陽教后聽天下之內治王立朝故太微象朝后立市故天市有寢且是天下奢儉貧富之原也宦者四星內小臣之職員四人其象也天紀市法織女典婦功之職也周之典王后夫人必躬親蠶織象此者也七公卿老鄉大夫之象古刑人於市故貫索者賤人之牢也罰星附之梗河招搖司甲兵漸臺主晷漏保章氏之職也是三垣之象也東方蒼龍七星首龍角

角君象主王正月行政故象之也攝提恊時月進賢與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者天地始闢王者所爲闢四門也天田耕籍亢主章奏曰疏廟是廟堂通塞之候周官復逆之任也頡頏主赦宥折咸主戢兵平星主和政刑皆春生象帝席主宴樂樂嘉賔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即天府大府在庫門之內者樓中衡星王府之藏閔石和鈞者也氐者抵也天行始於東故氐爲天根太子象之爲東宮天乳乳毋象王后妃不自乳其子也騎官國大事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騎陳有將陳車兵車車

騎其馬乘也車有輻故有天輻屬氏者太子行撫軍守監國故車騎甚設所以為天下本也房天子後寢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戶謹內外者也大明生東故曰麗焉曰君德象也大火三星曰心見天根亦天子象人者天地之心天子以天心為心故象於此也從官巫醫屬積卒衛士郎官人掌六寢之修者也尾主后妃御敘於王所神宮其解衣內室也東方者春產萬物嗣續之道也大子問安視膳以孝養故近之欲其毋遠也箕以糞又揚穀器尾而受之箕明婦無外事也木杵君糠

星附焉夫讒邪未有不自其骨肉間而始者故贊其主口舌此天明之徵也天江者太江之精天淮者淮河之精東南水之委故象之也魚鼈龜附焉夫天之道南陽明而北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壑北方北首之道也故玄武爲虛危主死器祿司官祿危司淫泆非司過失哭泣主倚廬悲哀敗臼主災咎墳墓墓大夫所掌百族兆域處溪家人所掌公墓之地也人萬民之精天之司民周官獻民數而登之者也正北方子位於易先天卦位爲復貞起元之象也人生

於寅而胎於子故象之天錢十星規圓象　九府循
環流通以爲百貨極坤陰方主利故象之也斗酒
器古爵人於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祿斗以酬酌之
也天弁天子冕升建其都闕天籥主國家秘書皆
春官天府之事故列象於丑寅河皷天子路皷天
桴鼓之主刻漏鼓鼙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
也夫天下本務在耕織天田九星井𡆧象牛農丈
人耕具也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服飾也敗瓜
瓠瓜場圃之所産狗天鷄民所畜也制田里教樹
畜之道也羅堰主豬畜九坎爲溝瀆天淵其泉皆

主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天子非巡狩澤必有壅而不宣者故於此象之王狩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旗鼓車乘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故象之也閣道從紫微絕漢抵營室則天子遊幸別宮之道也王良造父者御官前四星天駟也策御官所執者車府天子五輅天廐校人所養馬者也天津津梁輦道馳道奚仲大御之官也王至尊道路舟車加嚴焉故象之象之者謹之也壘壁陳有羽林北落有鈇鉞有八魁天綱武帳也天海四海之精北方水所都也雷電霹靂雲雨皆有星其乖

和候之王師動如雷明如電威如疾霆澤如時雨而藏於北方北宿故兵主戢也故聰明膚智神武而不殺象此者也室昏中而營建定方中是也百工五材惟土木爲費鉅土司空主之蓋屋土公土公吏其屬也杵臼治穀東壁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壁南爲壘天子武庫庫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位婁主苑囿犧牲爲牧人左更虞官右更牧師也天陵主山林丘陵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故亦爲兵疫占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吉天苑主養鳥獸天囷主緜草木鋏鎖主刈芻藁營其畜[illegible]之

所是圍人場人委人之職也萬物成於秋故於此爲脩月五穀之府天廩待廩也天囷揔所納天倉天庾粟入之所藏也百穀登於秋故脩之夫天道秋爲殺地道西爲金小刑爲刑大刑爲兵皆所以裁物之過而制其中也故昴主刑獄主兵又名旄頭主胡星西兌爲口舌卷舌天讒在焉比於刑者也天河者濁河之精天舡主舟楫積水主水災畢主邊兵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南爲華夏北爲翟是天之所以限華夷也天關主邊防爲日月所行五車軍器

府兵出入以柱出入車内外占之天潢主輿梁咸池主陂澤池沼天節周官掌節九游司常所司也九州珠口象胥傳譯之官參中三星爲中軍正中大將旁二星參謀象也二肩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伐將柄也觜軍藏之府坐旗天子大白旗參旗大將旗司怪候軍中災祥者玉井主水泉軍井行軍之井師徒所取給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鷄精貫師也闕丘下有狼主盜賊弧天弓也矢常屬狼當狼胄天狗橫河中皆備防井主水衡主平法令物平莫如水水位水府四瀆之精在焉鉞附之以斷也

北河爲北戒曰胡門主攻伐之國南爲南戒曰越門爲陽國禮樂之國也六諸王爲宗藩位五諸侯天子所建以任養萬民者也天樽飲養器以養老丈人其人也孫子二星侍焉其老人則占大人之壽考者也鬼主祀事中積尸象神天廟祖廟天社天稷社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給烹飪爟火周司爟司烜供明水火者也後天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養莫大于敬老恤孤追養而繼孝故象之也柳主雷雨草木精藏于北而見於南又爲天廚主烹飪酒酒正也天記主齒禽獸牧人

牧師之職也外廚主烹宰爲外賓饗人七星四鳥
頸文明之會也主文繡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星
三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之屬也午而陰妬故以
爲后妃之宮軒轅曰權太微曰衡后主內政以弼
王故命之內平主執法平事天相內宰主佐后禮
事者也張主珍寶御服主掌次翼天子樂府也夏
大合樂故象之軫主車騎任載軍出以爲占長沙
子三軍之命器府工肆百工之事及季春咸理故
麗于此也冬冬而效功土司空掌于之天文爲星千
四百六十五爲座二百八十三其大義數十其文

五千字宙事如晰諸掌矣王人明此體道以奉天人臣明此陳道而佐王占天者因其體之聚折應見與七政之所宿離客星之所乘見參之以十有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星之舍其災祥亦居可知矣合而凝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作天王會通疊高者下爲基生民者地爲本疆界離廢夕畧具存述治地事宜軍輿行司馬之職旣缺東漢罷都隸而古陳晰衛公變七軍而八陣亡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盈領吞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泰山之形鹵莽

自賢敢於非聖毫分縷析作非周禮辨古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凡圖所不能道者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周禮有圖舊矣冕服爲男女之形而章服畧井邑爲大方隅而溝洫亡則亦奚以圖爲哉今圖理原於天文道行於地里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畢爲之圖以見意復爲說繫之作周禮圖說嗚呼周官三百六十屬洋洋乎

廣大而精容茲敬爲傳詁詎欲泥其迹盡如所設置耶時異勢殊如王后夫人於尸賓獻酬朝覲聘享天子於邦君送迎揖讓茲爲必不可復者矣乃若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道不用其名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則固與天地相爲貞觀日月相爲貞明者也準今於古庶經治有抵而得所取衷焉作周禮傳序以爲書名不諭於象胥古文大壞於斯篆以楷飜經文乃弁斯篆而云之汪瀾一決謬將何極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加訂正爲之防述經傳正譌應電於研經最力初讀時疑

者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最後疑者猶十之一

二乃置不省思獨劄記時寓目焉久之理自呈露

而煥然乃其括在以經而解經蓋所自叙如此應

電書既傳而遂卒陳翰林昌積實爲之經紀其喪

君子曰有終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

墳起方如印章讀書好研精自負以明學爲已任

補邑庠弟子員赴鄉試即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

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華懷校之弊

而使慈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

慝而不肯出無寧踈於防檢使志行或由以進也於是制稍寛久之不薦乃棄業而大單精於六藝百家之道術作詩教考以爲詩本舜典教冑子依永和聲以諧劑其直温剛簡之性而歸之六德本禹謨九功九叙九歌之勸以終其修和永清之用而成治功是詩之所始也先王因人情而節之以禮義用之祭祀宴饗賓客燕閑以養人之性情移風易俗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雅樂之道也而天下之人依倣樂辭爲詩以言志則善惡美刺各緣其風習之所漸而爲言於是王者命大

師於巡狩時陳之以觀風以行其黜陟而設教是
則所謂風也虞夏商之詩不傳惟商頌存者五篇
而三百有六篇皆周詩蓋詩莫盛於周也詩三百
惟周南召南及豳七月二十五篇正小雅二十三
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二十六篇皆成王周公時
所作其餘則康昭而後大師隨時采録以備王狩
而學士游息時習之亦時用之於宴會賦荅至孔
子時多至三千餘篇蓋蕪濫甚矣於是孔子欲繼
周公之志本其時風雅頌之正者而删考太史之
所録取其樂不淫哀不傷美可勸刺可懲者以爲

經彼美而非善怨而非分畏而非耻善惡不足爲勸懲者則刪之故其論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告顏子曰放鄭聲此刪詩之旨也漢儒求其數而不得遂襍取逸詩之傳者足之失其義矣或曰惡者可以戒是觀風之所存也不知存經之與巡狩也不同彼巡狩之時蓋善惡相形而誅賞繫焉故可以著刪經而存之初學何知無乃爲導亂地乎或曰教春秋善惡並紀庸何妨不知春秋紀惡必著其敗禍之應而加之褒責之文聖人錄刺詩之義也桑

中之作豈其例哉不敏懼漢儒誣經之非或啓後世廢經之禍本舜禹周公孔子立詩之意其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至於經之大旨剖析之微辭則集傳有罔極之恩焉作禮經類編以爲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有三曰儀曰曲曰官所以品節乎仁義而舉人道之全體也其見諸動止食息日用之則彝倫愛敬曲折之施愛憎取舍進退死生之節皆禮也而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吾身以及國家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衆體以成名皆禮也而經禮三百生焉其立政裁物定法以爲天下守皆

禮也而周官六典作焉曲禮三千地官所掌五教之目也經禮三百春秋所掌五禮之目也周官禮三百六十則命之官以立政裁物而綱維乎二禮也記曰禮有本有文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制度其周官文爲其經曲乎是三禮之義也後儒不達以謂儀禮爲經而禮記爲之傳儀禮著矣乃其不傳儀禮者何爲乎三禮考註指周禮儀禮禮記言之也而眛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故義例多闕而無章不敝切窺聖言之緒得分度於星辰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命之曰禮經類編爰首

大學猶五玉之有瑁也爰次曲禮或小而近或重而實也爰次儀禮又次周禮各有正經別經逸經增經而傳各類附焉爰次通傳統三禮而爲言者也四圭有邸受之以中庸終焉記爲之正所次官爲之正所亂尾置庇復之言曰外紀凡二十九卷一百二十三篇當是時王湛二公以論學名世標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經綸弗是也申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録作大學稽中傳以爲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

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
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然必充萬物之說則古今
書傳累千萬卷海山形色累千萬種胡可悉辨通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即上智且難之以此為教
是天下之絕學謂心之靜定虛靈即道謂身造物
理為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為格物無
庸積漸徑廸光弘乃至人人自聖信心任情陰宗
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
之罪學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
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

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所以修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材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

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闕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譏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庵之論格物也大而寡要是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整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斂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知而不知誠正修之

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並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

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歷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能脩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

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

與謨為訓誥為禮樂文章以成化天下使天下後
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
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
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
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
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
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
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
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即聖
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

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言君子行之為貴而徒知不足以為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已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已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已之聰明而壞天下

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之執厥中而可以爲
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
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
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其原誠意曰意非
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
欲爲之意而非爲之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
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卽
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
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
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專

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晝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暈而美幹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其正心原曰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慮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而蕩動極而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

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乎天理而無私妄雖以絶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衡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絶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

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賔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膺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

辨也作正心原其修身原曰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動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恥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横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

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
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
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
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槩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
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
學可傳故道明可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
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之心今之民卽古之民也絜
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

之具也賢才治之幹也生養治之基也有秉鈞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基有儉壬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幹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諸皆其指意云爾經綸既遂詣於宋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巳也念時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闢王湛甚力辨心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異也與經綸說適合則大喜亟走書陳所學質是之而羅

公名德碩望方恚時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不輕
有容接而經綸未一面輙以書辭文幅尺過後沮
抑之經綸乃大望走南都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
質之佐頗容接然不甚異也其後倭寇南浙閩天
下頗洶洶益憤憤以爲是司兵者未知兵也則條
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越道中
睊而卒經綸矜莊好禮學其論禮可俟之後聖然
性剛果詆近學過適不載載其自成學者於篇
約論曰予曩與南豐李生游見其莊儼端確如其
言敬之及讀其所爲巽稿悲其意其論三禮卓乎

姬孔經世之業矣間治周禮腞然得王子傳讀之精詳與傳通天人之紀何其達也乃皆老死一經生可不謂恫哉王書成得胡莊肅羅春坊而始傳乃李竟泯泯也羅文莊於李學特近相求而不相遇悲夫